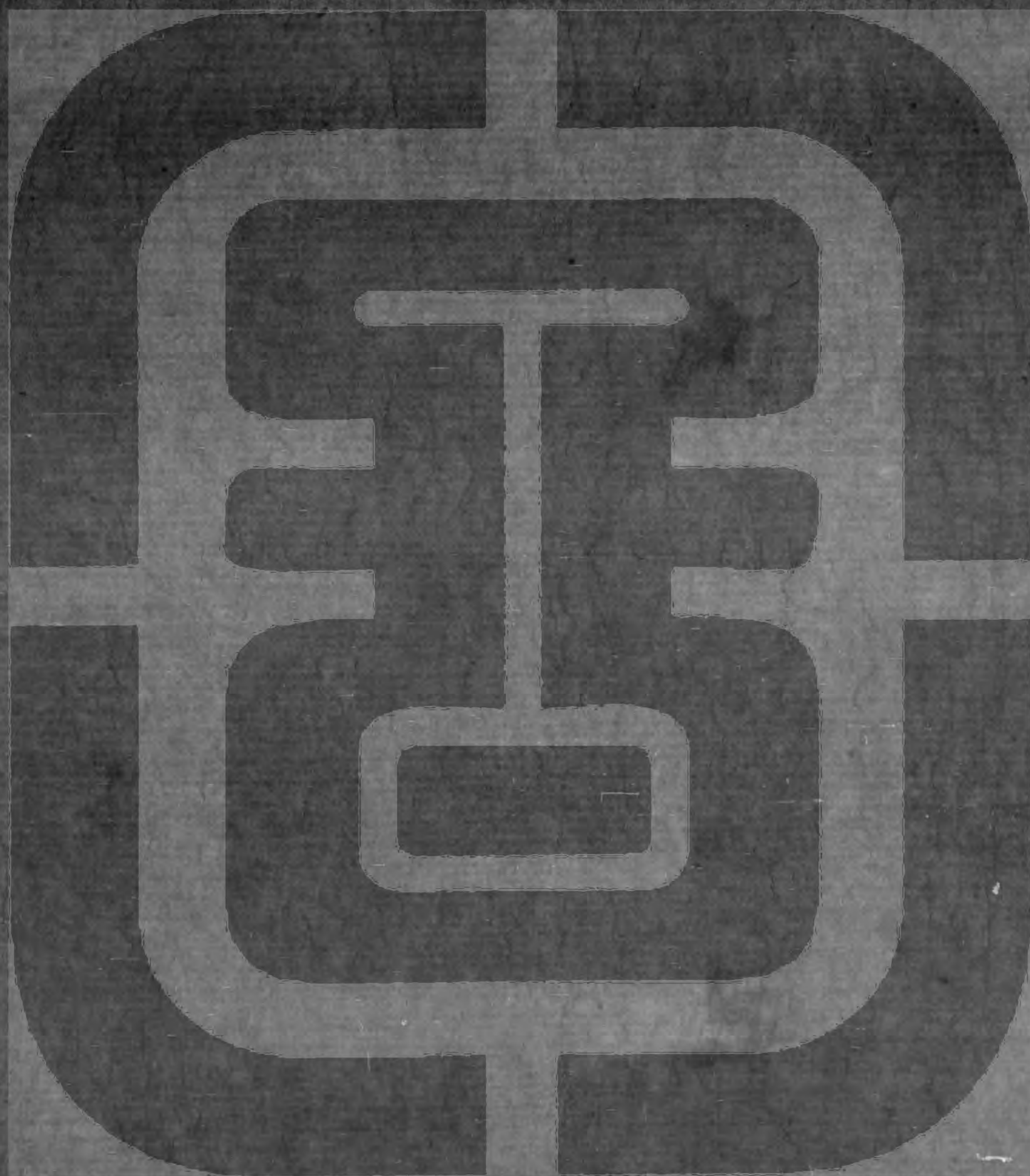


前

漢

紀



六

前漢孝成皇帝紀四卷第二十七 荀悅

元延元年春正月長安章城門牡自亡函谷關亦然
谷永對曰章城門通露寢之門函谷關距山東之險
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門牡自飛壬戌王商復
爲大司馬衛將軍三月行幸雍祀五時四月天清晏
然無雲殷殷有聲如雷有流星其首如瓶長十餘丈
皎然赤白從日下東南行四面或大如杵或如鷄燿
燿而下如雨自晡及昏而止本志隕星而雨爲王者
失勢諸侯起伯之異救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時谷永爲北地太守方之官上使使問永所欲言對
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治而立王者通理之方制

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爲民也垂三
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明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
也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九之標季涉三七之節
紀遇無妄之卦運值六百之厄會加之以災異因之
以饑饉內則有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
卒起之敗外則有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
籍之禍此臣所以爲陛下破膽寒心也願陛下正君
臣之義黜群小媮瀆之臣修後宮之政抑遠嬌妬之
寵常近婉順之行加惠失意之人懷柔怨恨之士保
至尊之重乘帝王之威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
而後行減損諸宮用度流恩廣施問民疾苦循行風

俗宣布聖德以慰元元之心防大姦之隙至誠應天
則異禍消伏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意未專而私
好尚存弗肯爲耳上甚感其言復永爲大司農而終
黨於王氏每言無傷王氏之意專正上身與後宮而
已四月光祿大夫劉向上奏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昔秦始皇之末及二世之初日月薄蝕山陵淪
亡星辰出於四孟大白再經天無雲而雷枉失夜光
熒惑襲月彗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東鄱大人
見臨洮長星孛於大角秦民以亡及項籍之敗亦孛
於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季夏
有雨血日蝕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有太山訃石

自立上林苑中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
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也天狗夾漢而西行天久
不雨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兆也故觀秦漢之易惠
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
豈不昭然哉今日蝕奎婁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官
有識長老莫不振動此變之大也今同姓疏遠母黨
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之宗保守社
稷安固後嗣也其事難一二而記臣謹案圖上猶須
口說願賜清閑之讌指圖陳狀上納之而終不能用
時上無繼嗣災異浸數向謂陳湯曰災異如此而外
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同姓末屬累世家國厚

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王上以我爲先帝舊臣當
優禮吾吾不言誰當言者乃上封事曰臣聞人君莫
不欲安而常危莫不欲存而常亡此皆失御臣之術
也今王氏一姓而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
充牣宇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
威並作威福出入不待報命擊斷自恣尚書九卿州
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行汗而寄治
身私而託公稱舉者登進忤恨者中傷遊談者爲之
訖執政者爲之言挑擯宗室孤弱公族數稱燕王蓋
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道內有管蔡之萌外
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牙歷自古已來未

有其比物盛則必有非常之變先見其徵象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踈上出屋根插地中雖孝昭立石起柳之異無以過此之明也夫事勢不兩大劉氏王氏亦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外夫家而內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消禍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黜遠外戚皆罷令就第使王氏永存保其爵位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內外子子孫孫爲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則田氏復起於今六卿復起於漢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機事不密則

害成矣奏上上召見向悲嘆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上欲用爲九卿輒爲王氏所排及在位大臣所抑故終不遷大位前後四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向卒後十三年王氏篡封蕭相國後喜爲鄭侯時杜業說上繼絕侯之世曰昔唐虞協和萬方致雍熙之政虞夏以多群后嚮恭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民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貢是以內怨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存亡國至於武王伐紂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尅顧群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天府故追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宇愛敬勅厲命賜厚備大孝之隆於是爲

至其後世聖主嘆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而猶
不伐况其舊乎是以燕齊之後與周並傳子繼弟及
歷載不隳豈無邪辟以祖宗之竭力故支庶賴焉漢
初功臣亦皆剖符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間而絕滅失
姓枯骨孤棄於丘墓苗裔流絕於道路以往况今甚
可悲傷雖難盡繼宜舉其隆功者於是封蕭何之後
其餘未錄冬十一月乙未大司馬王商爲大將軍辛
亥商薨庚申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張禹以光祿
大夫特進居家爲天子師甚見親任禹旣年老自治
塚塋奏請平陵肥牛亭地上許之徙亭於他地王根
聞而爭之曰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出遊之地又徙

壞舊亭非所宜上不聽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上
逾敬厚禹禹疾上親臨問禹拜牀下禹曰老臣有三
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
父子私請思與相近上即日徙咸爲弘農太守禹小
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即於床前拜黃門侍郎給
事中長子閔官至太常第二子官至校尉國家每有
大政與禹定□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諷切王氏者
上意然之而未有以明也及是上乃車駕至禹家辟
左右問禹以天變及民所言王氏事問禹禹自見年
老子孫幼弱又與曲陽侯王根有隙恐爲所害即謂
上曰災異之事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性與天道

子貢不得聞陛下宜以善應之與天下同福慶此經
義意也淺見鄙儒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愛信禹
由是不疑王氏由陽侯及諸王氏子弟聞禹言皆悅
遂親禹焉故魯國博士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
曰朝廷大臣皆尸祿素飡願賜臣尚方斬馬劍斷佞
臣一人頭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曰安昌侯張禹上
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庭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持
雲下雲攀檻檻折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
下足矣未知聖上何如主耳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
慶忌者武賢子也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
着狂直之名於世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宜容之

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後將理檻上曰勿
易因而^輒之以旌直臣初元帝時五鹿充宗與石顯
皆貴幸治梁丘易帝令諸易家考合異同充宗乘貴
口辯諸儒莫敢與抗皆稱疾不會有薦雲能說易者
雲攝齊升堂抗辭^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連拄充宗諸
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由是爲博士杜
陵槐里令以忤於貴戚遂稱疾廢因終於家是歲趙
婕妤害後宮子時許美人生男婕妤大怒曰帝常與
我言^不從後宮中往來今許美人兒安從生乎以手
自搏擊以頭觸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涕泣不食上
亦爲之不食昭儀曰陛下常言不負汝今竟負約云

何上曰要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無憂也後使中黃門斬嚴封綠囊書與許美人乃殺兒置葦篋中封

發昭儀與上共視之復封函詔掖庭丞籍武埋

屏處武取埋獄垣下又宮中學女史曹才官

幸御上有朕生兒掖庭才官令舍人令中黃門田闕

持詔記與武取才官令舍婦人新生兒及婢六人盡

置暴室獄無問男女誰兒女也武迎置獄三日復令

闕持詔問兒死未武對曰未有頃闕出上與昭儀大

怒曰何不殺武叩頭泣即因闕奏封事曰陛下未有

繼嗣子無貴賤宜皆留意奏入上令闕持詔與我夜

上水五刻令持兒與中黃門王愛會掖門武以兒付

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養善視之無令漏

洩時兒生八九日昭儀聞之大怒後三日詔賜才官

藥令自殺才官曰我兒男也願上有壯髮類孝元帝

今兒安在柰何令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及婢六人

皆自殺後十餘日詔取兒去不知復何置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時三月行幸河東祠

后土四月立廣陵孝王子憲為王冬行幸長楊宮從

胡客大校獵初烏孫未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誅

未加於是遣右中郎段會宗發戊己校尉諸侯國兵

即誅未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

逃亡不可得即選精兵騎弩四十張徑至昆彌所在

召番丘數其罪以手劔擊殺之小昆彌烏黎靡者未
振將從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謂言來誅
之意今圍殺我如去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懸頭於
藁街烏孫所知也小昆彌曰何不豫告我令飲食之
邪會宗曰豫告之恐亡匿爲大罪即飲食之以付我
恐傷骨肉之恩耳昆彌咸服號泣而罷會宗還賜爵
關內侯會宗天水人也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擁江水竭逆流三日
乃通劉向以爲岐山崩三川竭而周幽王亡岐山周
之所興也蜀郡本漢所興今所起之地山崩水竭殆
必亡矣二月封侍中衛尉淳于長爲定陵侯三月行

幸雍祠五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館二月罷司隸校尉官三月
行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於京師有石墮於關東二
綏和元年春正月赦天下二月戊午御史大夫孔光
貶爲廷尉廷尉何武爲御史大夫癸丑立定陶王昕
爲太子光祿師丹爲太子太傅初王祖母傳太后陰
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及昭儀及帝舅王根皆勸
立定陶王於是引大臣入禁中議丞相方進大司馬
王根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以爲定陶帝弟之
子也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
陶王宜爲嗣孔光以爲非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

另起

之子帝之親弟也以尚書盤庚言之弟及王為比中山宜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有言遂立定陶王光以議不合上意故左遷廷尉論荀悅曰聖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序也春秋之義立嫡以長立子以貴是以言嫡無二也貴有常也以弟及兄則貴有常矣兄弟之子非一也不可以為典雖立其長猶非正也且兄弟近而親所以繼父也兄弟子踈而卑所以承亡也俱非正統捨親取踈廢父立子非順也以弟繼父近于義矣春秋傳曰太子亡則立母弟無則立長立均以順義均則卜之道也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封中山王舅馮參

為宜鄉侯益封中山王三萬戶以慰王心詔求殷後封孔吉為殷紹陽侯三月進爵為公及周承休侯為公各食邑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乙丑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為大司馬罷車騎大將軍官御史大夫何武更為大司空封汜鄉侯益大司馬大司空位秩如左丞相是為三公先是武為廷尉奏言王者法天三光備三公官各為分職今丞相獨兼三公職所以久廢而不治宜建三公之官分職更任以為考功効至是乃置之武字君蜀郡郫人仁厚好進士朋黨絕請託其臨州郡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初武兄弟五人皆為吏郡縣敬之弟顯家有市籍租顯數負其課

市嗇夫仇商捕辱顯家顯怒之武曰以吾家租稅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即白於太守召之爲吏州里服焉及爲三公功名畧比薛宣其才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時司空掾平陽何並字子廉武高其志節舉爲長陵令道不拾遺時邛城太后家貴寵王林卿爲侍中通輕俠傾京師免官歸過長陵上塚因留數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謁曰謹以時歸先是林卿殺人埋塚舍下並陰知之非並時事不發覺林卿怨並遣之北渡渭橋令騎奴還拔刀剝寺門建鼓並即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窘迫令奴冠已冠自身從間道馳去及追及冠奴遂收之奴曰我乃奴

耳並心知已失林卿乃因曰王君困乃稱奴得免死邪並斬奴頭并所剝建鼓置都亭下書其罪吏驚駭以爲林卿實死由是威名流行後爲潁川太守潁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甚用事有權元弟威爲郡掾犯罪贓千金並過辭廷尉廷尉爲弟免冠請一等之罪並曰罪在身弟與君法律不在太守旣至郡威所犯多在赦前並勅吏驅使入函谷關無令汗民間不入關乃收之威留止洛陽吏遂格殺之及誅俠趙季李款等郡中清肅並庶潔妻子不到官終潁川遺令勿受賄賂惇足周棺棺足掩尸而已其治名次黃霸秋八月庚戌中山王興薨冬十月甲寅大司馬根病

免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定陵侯淳于長
大逆不道下獄死長與廢許后姊嬀私通許后因嬀
賂遺長欲求復爲婕妤好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
前後千餘萬詐言欲白上立爲左右皇后嬀每入長
信宮長輒與嬀書戲侮許后慢易無所不言交通書
記賂遺連年曲陽侯根輔政以久病免長次第當代
根王莽害長寵因曰根曰長私與許后姊交通受
其衣服又見將軍久病私喜對人議謂相署根怒令
莽白之上怒免長官就國長素與涇陽侯立有隙及
長就國因立子融厚賂立立爲長固請上疑之下有
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遂遞長

繫獄窮治其罪服戲謔長信宮謀立左皇后長死於
獄妻子徙合浦長母歸故鄉立歸國許貴人賜藥死
侍中光祿大夫莽以首發大姦拜大司馬時年三十
入莽旣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遂
尅已忘倦招延賢良賞賜邑俸盡以享士身執謙約
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著
布蔽膝見者以爲僮僕使人問乃知其夫人其飾名
如此十二月罷刺史置州牧秩二千石是歲捷爲得
石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說上曰宜設辟雍
陳禮樂以風化天下雖不能具夫禮樂以養人爲本
就有過差是過於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亡今禮

樂雖非唐虞之典刑亦非咎繇之則而有司請定刑
罰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
也有刑罰而無禮樂大不備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間
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
教化比於刑罰教化重而刑罰輕是舍所重而急所
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刑罰助治者也今廢所治
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治太平也夫承千歲之衰周
繼妄秦之餘緒民漸漬惡俗不親大化終以不改上
以向言下公卿立辟雍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營表
長安城南將立辟雍未及作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時二月壬子丞相翟

救天下

方進薨是時熒惑守心占者以為大臣當應之以塞
災異上召方進告之方進不得已乃自殺上秘之加
贈禮親臨喪赦天下大水平襄縣有燕生雀哺食至
大俱飛去太僕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一寸八
分行幸河東祠后土三月丙午帝崩於未央宮上素
康壯無疾病向晨欲起因失音不能言晝漏十刻而
崩眾皆歸罪於趙昭儀昭儀自殺富平侯張放素親
幸放不奉法度太后及大臣以為言上涕泣而遣之
就國及上崩放思慕哭泣而卒
荀悅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人之賊也
也上崩辟雍遂不立左將軍孔光為丞相皇太后詔

曰皇帝即位定郊祀已來未有皇子故復甘泉泰畤
汾陰后土祠卒不蒙福其復南北郊於長安如前夏
四月己卯皇帝葬延陵自崩及葬三十四日延陵在
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

讚曰本記稱孝成帝善修容儀陸車正立不內顧不
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
容貌也博覽古今容受直言公卿稱職威儀可述遭
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沈於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
言之可為於邑建始已後王氏始執國命迄為哀平
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漸矣劉向朱雲之忠言
明矣若得而用之福祚未已張禹不吐直言佞於垂

死亦可痛哉

前漢孝成皇帝紀四卷第二十七

初四日戌刻
增訂李丰字



前漢孝哀皇帝紀上卷第二十八

成帝弟定陶王子

荀悅

皇帝丙午即位年十九五月立皇后傅氏帝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從弟女也封皇后父晏為孔鄉侯傅太后稱尊號於是追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帝傅太后為恭皇太后帝母丁太后曰恭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追尊傅太后父為宗德侯丁后父為褒德侯舅丁明封為安陽舅子滿為平周侯追謚滿父忠為懷德侯封趙太后弟欽為新城侯太傅師丹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丹諫曰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而多封爵外親及臣等不宜蒼卒如此不聽六月曲陽侯王根前定策封二千戶太僕

安陽侯王舜有舊恩益封五百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各益千戶詔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治喪為宗室儀表益封萬戶有司上奏王侯已下至庶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賈人不得占田過科沒入縣官齊三服官禁民諸綺繡難成害女工之物皆止無作除任子今誹謗欺誣法掖庭官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禁郡國無得貢獻名獸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察使殘酷虐者以時退免有司不得舉赦前事博士弟子父母與寧假

三年秋七月丁巳大司空王莽乞骸避丁傳賜黃金駟馬免庚午左將軍師丹為大司馬封高鄉亭侯八

三年字衍
考異丁巳大司馬莽
免

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帶劔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帳組繫劔佩之招殿前署長命曰天帝令我居此宮考問褒故公車大卒病狂忽忘不自知入官狀下獄死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冬十月大司空何武免癸酉大司馬師丹為大司空郎中令裒黃門令殷由等言定陶恭王太后恭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為恭皇帝立廟京師上下其議皆以如裒等言師丹獨議曰今定陶恭皇后以定陶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今不宜復改禮為人後者為之子陛下既玉承先

帝宗廟之禮義不得復奉恭皇后祭入其廟今立京
師令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自當毀去一國太
祖不墮之禮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
恭皇后也丹由是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者云古者以
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復故幣上以問
丹丹對曰可改事下有司議者以錢行已久矣不可
改丹老忘其前語從公卿議上以丹反覆二辭言無
所守又丹使吏上書奏事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
之使人上書告丹漏洩省中語下廷尉遂奏免丹丹
上書還大司空高樂侯印綬丹字仲公琅邪人廉正
守道以儒術進既廢終於家曲陽侯王根成都侯王

商皆有罪根就國商免爲庶人歸故郡詔曰乃者可
南潁川郡水汎處浸殺人民遣光祿大夫循行舉賜
死者棺錢人三千其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無出今年
租賦博士申咸數言高陽侯薛宣爲丞相時後母死
不行三年喪不宜居相位宣子况爲黃門侍郎昧客
楊明欲令斫咸面使不復用會司隸校尉闕恐咸爲
之遂使明斫咸於宮門外斷鼻脣事下有司御史大
夫衆等議以爲况恐咸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迫
切官闕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隔塞聰明抑
絕論議之官桀黠無所畏忌禮下公門軼路馬敬近
臣謂其近主也况首爲惡明手傷人功意俱惡明當

及
以重刑况皆棄市廷尉以爲况謀先定非恐爲司隸
造謀也本爭私變以父見謗無他大惡雖於掖門大
道中與凡民道爭無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明當以
賊傷人况與謀者皆削爵減死爲議且於先况減死
罪一等徙燉煌宣免爲庶人卒於家宣次子惠亦至
二千石

建平元年春正月有石隕於地十六是月大赦天下
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爲大司馬喜太后從父弟初爲
右將軍太后預政事諫后故收喜右將軍印綬以光
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沛國唐林皆上書
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夫忠臣社稷之衛也魯以

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
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
爲將六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端之衆
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金以踈亞父
喜立於朝陛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
復用之丁未有白氣著天廣處如一疋布長十餘丈
西南行薨薨如雷一刻而止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
隨羣馬飲食本志以爲馬武用其後大司馬董賢幼
少不見用之象也新都侯趙欽城陽侯趙訢皆有罪免
爲庶人徙遼西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塚塋皆
以賜民秋九月甲辰有石隕於虞二冬十月壬午京

北尹朱博爲大司空中山王馮太后媛弟宜鄉侯參
皆自殺時中山王疾上使中謁者張由將醫至中山
由素有狂易疾發怒去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事狀
由恐誣言中山王太后呪詛上及傅太后太后素怒
中山太后遣御史按驗考訊卒無所得更使中謁者
令史陳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親治其事立受傅
太后旨冀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
等死者十餘人誣對言服呪詛立奏言呪詛謀反大
逆無道責問馮太后無服詞立曰當熊之上殿何其
勇也今何怯也后曰此欲陷殺我乃飲藥而死參家
凡死十七人宗族歸故國張由歸賜爵關內侯立遷

中大夫太僕馮參兄弟四人長兄野王爲大鴻臚則
直不曲名重當世次遂次立皆二千石以治行稱參
好爲容儀進止恂恂甚可觀也矜嚴直操不屈於五
侯貴寵之家十有二月有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
出參下貫天厠廣如疋布長十餘丈十日而去

二年春正月有星孛於牽牛七十餘日本志以爲牽
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曆數之元也彗孛加之改更之
象丁丑大司馬傅喜免安陽侯丁明爲大司馬大司
空朱博奏言高皇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上下相監
選授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更司空與丞相
同位中二千石未更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

另行

重國政也上從之罷司空官夏四月戊午大司空朱博為御史大夫論曰丞相三公之官而數變易非典也初丞相秦之制本次國命卿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懈以重事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自上已下必參而成位易曰鼎足以喻三公所以參事統職立官定制三公蓋其宜也乙亥丞相孔光免議太后失旨也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少傅趙玄為御史大夫博奏言尊恭皇太后號曰帝太皇太后稱永信宮恭皇后曰帝太后稱永安宮立廟於京師赦天下徒罷州牧復刺史荀悅曰州牧史數變易非典也古者諸侯之國百里而

另行

已故易曰震驚百里以象諸侯之國也夫國小人衆易統也古諸侯皆父其位視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建諸侯之賢者以為牧故以考績黜陟不統其政不御其民惠無所積權無所并故牧伯之位宜合古也惟周制為不然大國不過五百里而公侯伯子男以次小焉今漢廢諸侯之制以為縣治民者本以強幹弱枝一統於上使權柄不分於下也今之州牧號為萬里總郡國威尊勢重與古之牧伯同號異勢當周之末天下戰國十有餘而周室廢廖矣今牧伯之制是近於戰國之迹而無治民之實刺史令為監御史出督州郡而還奏事可矣六月庚申太后丁氏崩葬定

另行

陶發濟陰陳留近郡五萬人穿土待詔賀良等奏天
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
命宜改元易號太平經者成帝時齊人甘忠詐造云
天帝使真人赤松子教我此道時劉向奏言忠可殺
假鬼神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而賀良受其書劉
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司隸解光平陵李尋好
之勸上從賀良等議時上多病乃赦天下改年爲太
初元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以一百二十爲度
秋七月以涓城永陵賀良等又欲變亂政事大臣爭
以爲不可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
御史大夫以解光李尋輔政時上疾自若以其言無

驗遂下賀良等議皆伏誅光尋等減死一等徙燉煌
李尋字子良平陵人也治尚書好災異初以待詔問
對曰陛下秉四海之衆曾無楨幹之臣朝廷無人則
爲亂賊所輕惟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進用忠
良無聽讒佞竭邪臣之態諸阿保乳母甘言悲辭之
訴斷而勿聽勉大義絕小不忍尋雖失其議於賀良
先言災異數中擢拜騎都尉言多忠切
荀悅曰夫內寵嬖近阿保御豎之爲亂自古所患故
尋及之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性不安於道
智不周於物其所以事上也唯欲是從唯利是務飾
便假之容供耳目之好以姑息爲忠以苟容爲智以

伎巧為材以佞諛為美而新近於左右翫習於朝夕
 先意承旨因間隨隙以惑人主之心求贍其私欲慮
 不遠圖不恤大事人情不能無懈怠或忽然不察其
 非而從之或知其非不忍割之或以為小事而聽之
 或心迷而篤信之或眩曜而不疑之其事皆始於纖
 微終於顯著反亂弘大其為害深矣其傷德甚矣是
 以明主唯大臣是任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請求之
 事無所聽焉事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物有善而不
 居惡而不可避甘醴有鳩毒藥酒有治病是以君子
 以道折中不肆心則不縱體焉惟義而後已秋七月
 甲寅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趙玄孔鄉侯傅晏有罪博

自中字至
 已字步抄
 一行未校

自殺玄減死二等論晏削邑三分去一傅太后欲稱
 尊號晏諂順旨而晏與博結謀立尊號博遂為丞
 相太后然傅喜使晏諷博令免喜博素與晏交善許
 之御史大夫趙玄止之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
 要尚得相死何況至尊博亦有死耳玄遂許可奏免
 喜并孔鄉何武并免為庶人上疑博玄受諷旨即召
 玄尚書省問狀玄辭服有詔議其罪議者以為春秋
 之義姦以事上常刑不赦遂抵罪初博玄皆拜於上
 前有音如鍾殿中郎吏侍陛者皆聞上以問黃門侍
 郎李尋尋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有人君不聰明為衆
 所惑空名而得進即有應而無形不知所從至其傳

曰其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加辰巳有
其異是爲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
大夫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受其咎
博杜陵人也始爲冀州刺史行縣吏民夜遮道自言
者數百人從事請留見自言事者畢乃發欲以觀試
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博出駐車見自言者使從事
明勅告吏民夫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
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詣治所民爲
吏所寃欲言盜賊辭訟事者各使詣屬所部從事駐
車次遣四五百人皆罷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
此老吏從事教民聚會博殺之此吏自此州郡吏民畏

服其威後爲廷尉自以不曉文法恐官屬欺誣之乃
召見正監典法掾吏曰試爲廷尉撰前世決難知者
十餘事得諸君覆思之於是共條白十事召正監掾吏
坐而問博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服博才過人也
博初起爲亭長爲人廉潔不好酒色食不重味案上
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稀見面然好遊俠欲士官者
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劔帶之其趣事待士如流而
無大正卒以此敗是時茂陵原涉爲州里大俠初涉
父爲南陽太守死官郡內賦歛千萬時俗皆通受之
唯涉獨不受行喪三年由是名顯年二十治劇縣爲
谷口令不言而治居歲去官爲季父報仇郡國豪傑

有氣節者皆歸慕之人無賢不肖傾身相待所在閭
門閭里盡滿然身衣服車馬甚節妻子內困專以振
施貧窮赴急爲務涉畧似郭解外温人謙遜內隱忍
睚眦於埃塵獨死者甚衆王莽時以涉爲鎮戎大尹
荀悅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已下至於士
庶人爲有等差是以民服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
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治令以修所職
失職有誅侵官有罪夫然故上下相順庶事治焉周
室旣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
臣執國命陵遲以至於戰國合從連衡易政爭強由
此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齊有孟

嘗皆藉王公之勢競爲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
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拔魏齊之厄信陵無
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取重諸侯
顯名天下搯腕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親死
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道廢矣及漢興禁網踈濶未
之匡正是以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
賓客以千數外戚魏其武安之徒皆競逐於京師希
交遊於天下劇孟郭解之徒皆馳騫於閭閻權行州
郡力折公卿衆庶覬其名迹榮而慕之雖陷刑辟自
爲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
失其道民散乂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

禮法民何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六國之罪人也况郭解之論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罪已不容於誅矣然觀其溫良汎愛調急謙退不伐亦有絕異之資惜乎不入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徒天子切齒至於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皆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之常莫足言者唯王氏五侯賓客為盛而婁護為師諸公之間陳遵為雄傑閭里之俠獨涉為魁首九月光祿勳平當為御史大夫十月甲寅御史大夫平當為丞相京兆尹王嘉為御史大夫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為廣平王九月帝母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災三月己酉丞相平當薨當字子思平陵人也以明經忠賢進初拜丞相以冬十月賜爵關內侯其春上召欲詔封當稱疾篤宗族皆謂當曰何不強起受侯印綬為子孫邪當曰吾在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寢而死有餘罪今不起者為子孫也後月餘卒子晏亦以明經位至大司徒封防鄉侯有星孛於河鼓夏四月丁酉御史大夫王嘉為丞相嘉字公仲平陵人也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名剛直弘毅有威上敬重之河南太守王崇為御史大夫九月立魯頃王子鄩鄉侯閔為

黃校所補二十六字
尋文義咸為複出
何也 注非也

魯王冬十月汝南西平遂陽樗樹臥生枝葉如人形
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凡長六尺一寸有耳十一月
壬子復甘泉泰畤后土祠南北郊東平王雲有罪自
殺雲后謁棄市是時無鹽邑山有石立自開道故汝
南太守孫寵以遊說顯名與待詔河內息夫躬相結
察事躬陰與寵誣言告東平王雲欲以獲封躬乃與
中郎右師譚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東平王依律
時泰山石立而宣帝興雲與后日夜祝詛冀獲非望
下有司按驗伏誅是歲零陵大樹偃仆地圍一丈六
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根長七尺餘皆枯三月樹自
立故處有大魚出於東萊長丈八尺高丈一七枚皆

東平王

死京房易傳曰后妃專權厥妖木卧復立棄正作淫
厥妖木斷復續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

前漢紀卷第二十八

哀帝上
改訂五十九字
丙寅正月初四日校



前漢紀哀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九 荀悅

四年春正月關東民相驚走或持籌相與號曰西王
 母籌道中相逢多至數千人或披髮徒跣斬斫門關
 逾墻入屋或乘騎奔馳或致驛傳行經歷郡三十六
 所至京師又聚會祀西王母設祭於街巷阡陌博奕
 歌舞又傳言西王母告百姓佩此符者不死不信我
 言視戶樞中有白髮故梁州刺史杜業以中正舉對
 曰春秋災異指象為言語籌者所以記數也民陰水
 類也水以東流為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也度數
 放逸妄以相與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
 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闔內與疆外也臨

衆盤樂元陽之應也白髮衰老之象也體尊性弱難治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君人之所由執持其要甚明著今外戚丁傳甚盛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無以過此指象昭昭以覺聖朝奈何不應也本志以爲丁傳所亂者小此王太后與莽之應也二月封帝太后從弟傳商爲武昌侯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爲長信侯上將封傳商問僕射平陽侯鄭崇諫以爲不可因持書按出不受詔太后怒曰天子反爲一臣所制上乃下詔封商崇以爲侍中董賢貴寵過度數諫由是重得罪每以職事見責發疾疽癰欲言事畏見罪欲乞骸復不敢尚書令趙昌素害崇知其見

疏因奏崇與外族通疑有姦下獄死

荀悅曰夫臣之所以難言者何也其故多矣言出於口則咎悔及身舉過揚非則有干忤之禍勸勵教誨則有刺上之譏下言而當則以爲勝已不當賤其鄙愚先已而明則惡其奪已之明後已而明則以爲順從違下從上則以譖諛違上從下則以爲雷同與衆共言則以爲專美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知則衆以爲蓋已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之則以爲附隨雖得之不以爲功據事不盡理則以爲專必謙讓不爭則以爲易窮言不盡則以爲懷隱盡說竭情則爲不知量言而不効則受

其怨責言而事効則以爲固當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左不便於右或合於前而忤於後或應事當理決疑定功超然獨見值所欲聞不害上下無妨左右言立策成終無咎悔若此之事百不一遇其知之所見萬不及一也且犯諫致罪下之所難言也怫旨忤情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于難聞之主以萬不及一之時求百不一遇之知此下情所以不上通非但君臣而凡言百姓亦如之是乃仲尼所以憤嘆予欲無言也三月光祿勳賈延爲御史大夫夏四月天雨血山陽湖陵廣三丈長五丈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京房易傳曰佞人祿功臣戮厥妖天雨血上欲

封董賢乃下詔曰孫寵息夫躬本因賢告東平王遂封賢爲高安侯孫寵爲防陽侯躬爲宜陽侯右師譚賜爵關內侯董賢字聖卿雲陽人少爲太子舍人美顏自喜上即位見幸出則參乘入侍左右旬日之間賞賜巨萬貴震朝廷上嘗與晝寢偏籍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又召賢女弟爲昭儀及賢妻並且夕侍左右賜賢父恭爵關內侯爲衛尉賢妻父爲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楹梁衣以錦繡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尚方珍寶其選上等並在賢家乘輿所服乃其副也乃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櫃皆

以賜賢無不備者又令將作大匠爲賢起家義陵傍
內爲便房剛栢題湊外爲徼道周亘數里門闕學愚
甚盛詔書罷死而以賜賢二千餘頃賢第新成無故
門自壞又上乳母王阿聖亦多受恩賜及武庫兵器
執金吾東海母丘隆諫曰春秋之義家不藏甲所以
抑臣威損私力也不以本藏給無用不以民力供浮
費所以別公私示正路也賢等便僻弄臣恩私微妾
陛下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舉國威器供其家備民
力分於弄臣武兵護其微妾非所以正四方也孔子
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諫議大
夫鮑宣上書曰今朝廷無耆艾之臣厚外親小僮及

勲賢等皆在公門省戶陛下欲以共承天地安海內
甚難今國家空虛用度不足賊盜並起吏爲殘虐歲
增於前民凡有七亡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賦二
亡也貪吏取受三亡也豪強大姓蚕食無厭四亡也
苛吏徭役農桑失時五亡也部落鳴鼓男女遮列六
亡也賊盜劫掠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歐
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罪三死也盜賊
橫殺四死也怨仇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
氣疾病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富誠難
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陛下不能安之
民將安歸乎奈何獨私外親與董賢夫官爵非陛下

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
欲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辨足以移衆
權足以獨立姦人之雄宜時罷退外親幼童未精通
經術者宜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戚故
大司空何武故丞相孔光故將軍彭宣可任以政龔
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大官不敢爲姦
可大任委也陛下前以小過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
尚能容無功德者甚衆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
用天下之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上之皇天見譴下
之衆衆元怨恨次有諫諍之臣陛下雖欲自薄而厚惡
臣天地不聽也上以鮑子都名儒遂優容之深納其

言後徵武等爲三公拜宣爲司隸校尉後丞相光行
園陵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拘止丞相吏沒入其
車馬宣坐摧辱宰相事下御史至司隸欲召捕宣從
事閉門不內宣以拒使者不敬下廷尉博士弟子濟
南王咸等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立此幡下
會者千餘人守闕上書遂免宣抵罪減死一等旣免
乃適上黨以爲其地宜畜牧少強豪因家焉息夫躬
上言災異屢發法爲兵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
行邊勒武備斬一郡守以威四夷用以厭異上然之
以問丞相嘉嘉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
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上天神明而可欺哉辯

士見一端而妄措意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惠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慧惠辯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惟陛下深察之上不聽遂欲出兵會董賢沮躬議以為不可上乃免躬官就國未有第舍寄居丘亭姦人數守之躬恐每立亭中祝盜人有告躬祝詛上者逮躬繫獄仰天大呼因僵地絕咽而死躬母聖棄市家屬徙合浦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母臺懷子先未生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藏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出收養之是時豫章男子化為女人嫁為婦生一子本志以為陽變為陰上變為下生一子將

復一世乃絕也夏六月尊帝太后為皇太后秋八月恭皇后園北闕災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蝕之赦天下丁巳帝皇太后傅氏崩三月丞相王嘉下獄死初廷尉梁相疑東平王獄有誣辭奏請傳詣長安更下公卿議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上怒三人皆免嘉薦相明習治獄持平深重譚頗知文雅鳳經明行修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上以此非嘉後二十餘日上益封董賢二千戶因下詔曰公卿朕即位已來寢疾未平及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呪詛朕躬嘉上言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

地而封不得其宜感動陰陽以致災異今陛下體久不平臣所以內懼也孝經云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臣非敢愛死而不盡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殺上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盡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倍人臣之義君位□公以分明善惡為職而稱舉相等迷國罔上近自君始謂遠者事下將軍中朝者皆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為嘉坐薦相等罪微薄不應以迷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天下遂使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使者到掾吏涕泣和藥進嘉嘉引藥盃擊地曰丞相備位三公奉職負國

當伏刑都市以示萬姓豈小兒女也何為咀藥而死嘉遂詣廷尉使吏侵掠嘉責之曰君由當有以負國入獄不虛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此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之名曰賢是孔光何武不肖是董賢父子遂不食歐血死元始中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謚嘉曰忠侯夏御史大夫賈延免五月乙卯光祿大夫孔光為御史大夫秋七月光為丞相何武為御史大夫由王嘉之舉也光與武奏言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博士左承等五十三人皆以祖宗已下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

宗並列子孫雖欲褒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帝雖
有功烈親盡宜毀王舜劉歆議曰臣聞昔周宣北伐
獫狁詩頌其功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春秋美之及
漢興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其為害久矣非一世
之漸也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南伐
百越起七郡之師北攘匈奴降十萬之衆置五屬國
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
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起燉煌酒泉
張掖斷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漢北四方無事
却地遂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
以大安天下富貴百姓規模可見招集天下賢俊與

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祀建封
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代
賴之單于守藩百蠻率服萬世中興之功未之有也
高祖建大業為太祖孝文德至厚為太宗孝武皇帝
功至著為世宗此孝宣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
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天子七
日而殯諸侯五大夫三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
夫三月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又曰天子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
之廟而五是故德厚者流尊德薄者流卑左氏傳曰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已下降殺以兩而巳七廟

者其正法數可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
德則宗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大戊爲
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戒
成王由是言之宗無常數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
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
可謂無功德禮記曰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
祀之能救民患則祀之竊以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
有焉凡此在於異姓猶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
廟而無其文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
實異非尊賢貴功之道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道

自有常法無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
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
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旣以爲世宗
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愚臣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
彼孝宣皇帝崇立如此不宜毀上賢歆議而從之先
是歆爲光祿大夫幸歆奏請立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尚
書諸儒咸不聽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尚書左
氏皆古文舊書並藏於秘府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
絕之闕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
家大事則幽冥莫知其原然猶補殘守缺挾恐見破
之私意而忘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

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豈不哀哉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明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與其過而廢之寧若過而立之必若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諸儒咸怨恨而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乞骸大司農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變亂舊章遂不得立八月御史大夫何武免前將軍光祿大夫彭宣爲御史大夫上舅大司馬丁明免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故廢董賢爲執事司馬衛將軍年二十二雖爲三公仍給事中領尚書賢秋過孔光光

衣冠而出門外待之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又退入閣賢下車光乃出拜迎送甚卑恭上聞之嘉拜光二子爲諫議大夫常侍賢由此權與人主侔上置酒與賢父子親屬宴飲上放酒從容顧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如何侍中王闕平阿侯之子諫曰成王戲以桐葉封弟叔虞於晉周公入賀曰天子無戲言夫天下者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以藩王入嗣孝成皇帝後當奉宗廟傳於子孫無窮漢帝制位統業至重不宜數有戲言上默然不悅左右皆恐於是遣闕出歸郎署二十日長樂宮深爲闕謝又御史大夫彭宣上封事言安國危繼嗣事上覺悟召

閔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孫弘以布被修德擢備宰相巧言令色君子不貴昔成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呂尚於釣濱武丁顯傳說於版築桓公舉甯戚於擊角皆以立霸王之功騰茂績於無窮豈以利耳悅目為得意哉今大司馬衛將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主曆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

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誼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虢變化為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建卓爾垂法後世陛下採芻蕘賢負薪冀有益於毫釐言雖不從多門年少志強卒為賢恕之

二年春正月匈奴烏孫留珠單于烏孫太昆彌伊秩靡來朝伊秩靡即公主之外孫也單于之將朝也上書自請時上有疾左右咸言匈奴來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庫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

而國家不許臣以爲匈奴從此隙矣北狄之地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數百萬而不敢闕西河漢以高祖之威靈四十萬衆困於平城孝文時侵暴北邊烽火通於甘泉京師大骸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覺而去徒費財勞師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世之基乃大興師數十萬連兵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漠破顛顏襲單于王庭窮極其地封狼居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遂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

沙漠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斲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投餓虎之口殫運府庫之財填棄^盧山之壑而不悔至宣皇之初而虜尚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故北狄不伏中國不得高枕也其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攜國歸化扶服稱臣然尚羈縻之不能專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堪不朝者不強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敗敵如彼之難也旣伏之後慰籍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

城蹈烏桓之壁探姑繒之壘藉蕩姐之場倒鮮卑之
旃推南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三時之勞
故已犁其庭授其廬立郡縣處之雲徹席卷後無餘
災唯北狄不然真中國之仇也三垂比之懸矣今單
于款心歸義此乃上世之遺莢也神靈之所相望奈
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日之恩開將
來之隙使自絕於漢終無比面之心威之不可喻之
不能焉得不憂乎夫伯牛勤之一朝失之費十而愛
一臣竊爲國不安也上乃召還匈奴使而許之賜雄
帛五十疋黃金十斤雄爲人博學有大志性清淨少
嗜慾簡易侷儻口不能劇譚默而沉思居貧或無擔

石之儲晏如也非其義雖富貴不事也給事黃門郎
與王莽董賢同位時莽賢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
不徙官其淡榮寵如此時人皆忽之唯劉歆范滂以
禮敬之沛國譚桓甚重之鉅鹿侯芭師事之雄好賦
頌又似司馬相如晚節以爲無益而輟止乃依易著
太玄經其文五十萬筮之以三十筮關之以休咎播
之以人事義合五經而辭解剝玄體十一篇復爲章
句又著法言十四篇欲以象論語劉歆嘗問桓譚曰
雄之文能傳乎譚曰必傳顧君與我不見也人情貴
遠忽近見雄容貌爵位不能動人則輕其文若後世
遇明識君子當度越諸子二月單于昆彌歸夏四月

日有蝕之五月正三公官各分職丞相孔光爲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封長安侯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時王莽以侯在第六后召之備佐喪事莽白太后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賢與妻皆自殺夜葬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視之因埋獄中賢故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掾收賢尸莽怒以他事殺之賢家屬徙合浦斥賣董氏財物凡三十五萬太后詔公卿舉可爲大司馬者時群臣皆舉莽前將軍何武與後將軍公孫祿謀曰往孝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不宜置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不便於是祿舉武可大司馬武亦舉祿莽諷有司更相劾

奏互相舉皆免就國大司馬彭宣見莽專權乞骸莽白太后免宣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安車與金八月王崇爲大司空徵立中山王衍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是也是爲孝平帝九月壬辰皇帝葬義陵

讚曰本紀稱孝哀自爲藩王及太子文辭博敏幼有令聞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卜射武戲覩孝成之世祿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務攬主威以則武宣然董賢用事大臣誅傷有覆餗棟撓之凶自初即位有痿痺之疾末年滯劇享國不永亂臣乘間豈不哀哉世主覽此足以見成敗之基收后族之權清儉愛民可垂統也

九增訂四十二字



前漢孝哀皇帝紀卷第二十九

紀下

諱術之字曰樂

前漢孝平皇帝紀卷第三十

荀悅

皇帝壬寅即位九歲大司徒孔光為太傅左將軍甄
 豐為少傅右將軍馮宮為大司徒太皇太后臨朝大
 司馬王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之孝成趙皇后孝哀
 傳皇后皆以前驕恣廢自殺莽以孔光名儒歷相三
 主太后所敬天下所信伏於是盛尊事光莽素所不
 悅者皆傳治其罪為請奏光光不敢不上莽白太后
 皆可其奏皆免官徙諸遠方平阿侯仁莽之從父兄
 也中正直言紅陽侯立莽叔父莽恐其害已從容言
 於太后皆奏遣就國於是附順者皆拔擢之忤恨者
 誅滅之以王邑為腹心甄邯甄豐主訣斷平宴典機

事劉歆主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才能稱得幸於莽並在顯職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旨而顯奏之因固謙讓示不得已上以惑太后下以取信於衆庶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二莽令益州諷使之也群臣奏言莽功德比周公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三萬戶莽因辭封孔光等以定策安宗廟皆益封二月丙辰太傅孔光爲太師車騎將軍王舜爲太保大司空左將軍甄豐爲少傅立故東平天雲太子開明爲王孫故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封宣帝玄孫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自漢初至此王子

侯者凡四百八十人令諸侯王關內侯列侯無子有孫者若同產子皆得爲嗣三月置義和官秩二千石外史閭師秩六百石班教化朔方廣牧女子趙春死官斂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死夫與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本志曰死者又生至陰爲陽下人爲上丙辰義陵寢神衣在匣中自出在外牀上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赦天下尊帝母中山孝王姬爲后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帝女弟四人號皆曰君食邑各二千戶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臂俱前向尻上有目

長二寸本志以爲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
首上不一也手多下僭濫也足少不勝任也下體生
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媾瀆也人生而大速成也
生而能言好虛也郡妖推此類或人不改乃成凶秋
九月赦天下徒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三月癸酉大司空王舜病死
夏四月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爲廣宗王江都易
王後昭昭侯宮爲廣川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
王封周勃霍光樊噲後皆爲列侯酈商等子孫一百
三十人爵關內侯食邑丁酉少傅甄豐爲大司空夏
大旱蝗青州尤甚安漢公四輔公卿大夫吏民爲百

姓困乏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賦貧民罷安定池
苑以爲安民縣六月有石隕於鉅鹿二秋九月戊申
晦日有蝕之赦天下是歲光祿大夫孫寶爲大司農
寶字子嚴潁川人也初御史大夫張忠欲令授子經
寶自劾去忠謝之後以爲主簿或問寶曰高士不爲
主簿而子爲之何也寶曰大夫薦用一府不以爲非
者人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
聞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屈身屈何傷且不遇者何
所不爲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慙薦爲議郎後爲丞相
司直紅陽侯立與南郡太守李尚共爲姦利寶按劔
劾立尚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卒以是廢後爲京兆

尹處士侯文常稱疾剛直不肯仕寶以禮自請文爲
布衣交會立秋曰文自請受署督郵有杜稚季者大
俠也善定陵淳于長長深以託寶文欲誅之寶問其
次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寶默然不應稚季聞之
杜門不出外穿後墻爲小戶旦暮自持鋤治園不敢
犯法越雋郡上言黃龍游江中大臣稱莽功德比周
公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尤不悅今有一事群
臣同聲得非不美者乎時大臣皆失色而寶不變坐
免官終於家

三年春詔博采二王後及周孔世卿列侯在長安適
子女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與已女爭位上書言莽

女不宜與諸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
女朕之外家皆勿采於是吏民守關上者千餘人願
得以安漢公女爲天下母太后不得已獨采莽女群
臣卿士僉曰安漢公女宜爲后參以著龜咸曰元吉
乃考定娶禮正十二女之宜夏安漢公奏車制度之
宜吏民養生送死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郡國學
校教訓之禮陵陽任橫等稱將軍盜庫兵攻宮寺皆
伏誅秋八月天雨草狀如莎相膠結如彈丸莽世子
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怨即私於帝舅衛寶
勸令帝母上書求入朝莽白太后不聽宇與其妻兄
呂寬及師吳章議其故章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章

因推類而說莽令歸政於衛氏宇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執宇送獄及妻皆死衛氏盡誅滅窮治其事呂寬所連及郡國豪傑素非已者殺於市門海內震焉吳章者大儒所教千有餘人莽悉欲禁錮其門人門人改名他師時司徒掾平陵侯李敞獨自劾為吳章弟子收葬章尸王舜聞而義之比之樂布表為諫議大夫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文帝以配上帝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詔婦人非自犯法男子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召捕皆得繫其當驗聞者則驗問二月丁未立皇后王

氏赦天下遣太僕王憚等八十人置副假節巡行天下觀風俗賜九卿已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屬籍者爵各有差賜民爵一級鰥寡孤獨高年帛時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七子皆封有司以為宜如所言遂假安漢公號為宰衡位上公賜莽大夫人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紋子男皆封列侯太后親臨前殿莽拜於後如周公故事莽奏立明堂辟雍尊孝宣廟為中宗廟莽欲悅太后意乃以臻支功尊孝元廟為高宗為學者築舍萬區所益博士貞經各五人徵天下有才能及小學異藝之士前後至者數千人群臣奏宰衡位在諸侯王上

初置西海郡徙天下犯法者處之時莽遣多持金帛
誘塞外羌豪等獻地請降曰聞太后聖明安漢公至
仁天下太平近歲已報無疾苦故思樂內屬莽
因奏言謹按已有東海報未有西海請以羌獻地為西
海郡又賂匈奴令上書曰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
互斯今更名智以順制作梁王立有罪徒廢漢中自殺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
元士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冬大風吹
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莽所遣使者八人行風俗還
言天下郡國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
言又奏市無二價官無獄訟民無盜賊野無饑人道

不拾遺男女異路交致太平

五年春正月拾祭明堂詔太上皇已來族親各以世
氏郡國致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考察不從教令有
寃失職者宗師因郵亭上書宗伯以聞夏四月乙未
太師孔光薨大司徒馮商為太師是時吏民上書薦
莽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
公卿見者皆叩頭言宜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詔策加
莽九錫之命和劉歆等四人治明堂辟雍王惲等
八人使行風俗宜明德化皆封為列侯閏月立梁孝
王九世孫音為梁王冬十月乙亥高原廟殿門災本
志以為高廟長安城中原廟在渭地不宜立初惠帝

為出遊長樂宮方築復道在高廟道上叔孫通曰子孫奈何乘高廟道上行帝懼遂急毀之叔孫通曰人君無過舉願陛下因為原廟渭上衣冠出遊之處立廟
太后導而臨朝任莽非正之象也冬十有二月長樂少為大司徒丙子帝崩於未央宮時元帝統絕宣帝有孫五畏其長也言兄弟不得相為後乃徵元帝玄孫廣戚侯子嬰三歲託以為卜相最吉而立之前輝光謝囂奏言武功亭長孟宗浚井得白石丹書言安漢公為皇帝符命之興自此始也莽遂謀為居攝以周公故事皆如天子之制明年改元為居攝元年莽奏言帝母丁姬祖母傅太后葬

不應禮皆發其冢既開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臭聞數里發丁姬冢有火出四五丈群燕銜土投冢上
讚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威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於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居攝元年春二月立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夏四月安衆侯劉崇與丞相張紹謀曰安漢公必危劉氏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之遂合黨萬餘人攻宛城不能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之不罪竦為嘉作奏曰建初元壽之間大

統幾絕陛下聖德拯救國命復延臨朝統政動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故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接其繼幼則代其任夙夜孜孜不已凡以為天下厚劉氏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大法流聖化天下顛顛引領而嘆頌聲洋洋滿耳人無愚賢男女皆喻旨意而劉崇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子臣之仇宗室之讎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叛而棄其兵進不跬步退不伏殃臣聞叛逆之國既以誅討則瀦其宮以為汗池納垢濁焉名曰凶墟雖生菜茹而民不食四墻其社覆上淺下着以為誠臣不勝憤憤之情願為宗

室唱始父子兄弟持畚荷鍤馳到南陽瀦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杜盛稱功德莽大悅封為師禮侯七日皆賜爵關內侯封竦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欲得封過張伯松力戰鬪不如巧作奏自後反者皆汗池云群臣復白太后劉崇等所以謀反者莽權輕也宜尊莽以鎮海內五月甲辰莽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日有食之是歲西羌龐恬傳幡反遣護羌校尉竇況平之

二年春竇況破西羌夏四月更造貨錯力一直三十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並行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劉信為天子東平王雲子也翟

義方進小子也義將起兵謂其姊子上蔡陳豐曰莽必代漢吾父子受國厚恩當為國討賊假令時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先帝汝其從我乎豐年十八壯勇許諾遂與東郡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璜結謀初信兄開明立為王無子而信子匡嗣立為東平王故義并東平王而立信義自為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傅蘇隆為丞相丹為御史大夫東平王孫卿素有智略以明兵法在京師義乃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移書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以絕漢今天子已立恭行天罰郡國振動比到山陽衆十餘萬莽惶恐抱孺子禱郊廟作策告遣諫議大夫桓

譚等告諭天下當反政之意乃收族義家後母及兄宣皆死遣王邑孫建等十八人將兵擊義又置腹心七將軍屯關中以自備冬十有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斬劉璜義與信棄軍亡義捕得傳尸長安磔陳都市信卒不得初聞兵茂陵以西二十三縣賊盡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劫掠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殿前其

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明鴻等皆破莽自以威德遂盛獲天人助乃謀即真之事秋七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喪為總纓服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之禮自以為攝天子位不敢服其私親也凡一弔會葬

殿前下舊鈔脫

始初

考異訂云始初

皆如初令新都侯崇為主服喪三年廣饒侯劉京上書言齊郡臨淄縣亭長卒當薨見人曰天公使我告亭長居攝皇帝當為真不信我亭中當有新井亭長起視庭中有新井百尺又太保臧洪奏新井亭長符命言雍巴郡得銅符帛圖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莽於改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期門郎張充等交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作銅匱為兩檢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二曰赤帝璽某傳與黃帝莽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言莽為真天子圖書莽大臣八人有王盛王興素章因自竄其名凡十人皆署官爵為輔佐以付高廟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

到高廟拜受金匱遂即天子位改正朔易服色以十二月為正以鷄鳴特為朔色尚黃初高帝時得秦玉璽因服命之名傳國璽莽令王舜從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舜汝不顧義我漢家寡老婦旦暮且死用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號泣而言左右莫不垂涕舜悲不自勝良久乃曰太后曰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之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恐欲劫之乃出投之於地曰我老已死矣知汝兄弟不久滅族矣乃尊太后為新室文母莽以十月癸酉朔為建國元年春大赦天下乃筮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佑乃太祖歷代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天之曆數在于予躬詩不

始建國

云平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為定安公永為新室
賓於戲敬天之休往踐乃位無廢朕命以平原安德
潔陰鬲重丘合凡萬戶為安定公國立漢祖宗之廟
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讀筭畢莽親執孺
子手流泣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
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太子下
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以孝平皇帝后為
安定太后復更號曰黃皇室主欲嫁之主不聽莽案
金匱輔臣皆封拜王舜為太師平晏為太傅劉歆為
國師哀章為國將是為四輔甄邯為大司馬王尋為
大司徒王邑為大司空是為三公甄豐為更始將軍

王興為衛將軍孫建為立國將軍王盛為前將軍是
為四輔將軍凡十一人以應符命之名孺子居其邸
使者監護勅阿保乳母不得與語至壯大不能名六
畜莽定諸侯王皆稱公及四夷皆更為侯更作小錢
徑六分文曰小錢與大錢一直五十者為二品並行
夏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千數起兵於其國快兄
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為扶公國在即墨快攻投殷閉
城拒快敗走死莽增殷國為萬戶復井田制遣五威
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以著代漢之
符赦天下五威將軍皆乘乾文軍駕坤六馬背負鷲
鳥之毛服飾甚偉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

各如其方色將軍持節稱大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
之使咎雷桐華真定劉都等謀起兵發覺誅真定常
山大雨雹其

二年莽之九月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共殺校尉
護劫略吏士自稱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十有二月雷更
名單于號曰降奴服于知時多作符命以得封侯其
不為者戲曰獨天帝無除書自是莽乃禁之初甄豐
劉歆王舜等建安漢宰衡之號非復令莽居攝也及
即真歆舜內懼而豐性剛形於顏色豐子尋復作符
命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為尋妻莽發怒收尋皆
死連者數百人詩及揚雄時校書在天祿閣使者欲

收之雄恐懼自投閣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豫事
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歆子棻從雄問奇字有詔
勿問莽之為人大口蹙頰露眼赤睛大聲如嘶長七
尺五寸好厚履高冠反膺仰視或云所為鴟目虎喙
豺聲也故能噉人亦為人所噉莽聞而誅之王舜自
莽即位病悸而死其

三年遣謁者持節安車印綬拜楚國龔勝為太子師
友祭酒秩上卿使者之郡太守縣邑長吏三老官屬
行義諸生千人入勝舍致詔書勝因稱病篤使者以
印綬加勝身勝推去使者自上請留守勝以秋涼發勝
知不免謂門人高暉等曰吾蒙漢之厚恩豈以一身

事二姓遂不食十四日而死有父老弔哭甚哀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出莫知其誰勝字君賓與同郡龔舍字長倩友善故世稱兩龔並著名節勝哀帝時為諫議大夫薦龔舍寗壽皆徵勝曰竊見國御巫醫尚為駕御賢士宜有駕於是詔從之壽稱疾不至舍至拜諫議大夫以疾免即就家拜太山太守使者到縣請舍到庭受拜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於官遂就家拜之至官數月以疾乞骸歸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莽以安車迎齊薛方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則主上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

欲守箕山之節莽悅而聽之喻糜郭欽杜陵蔣詡字元卿皆以郡守刺史以廉直著名齊國栗融字客卿北海禽慶字子夏蘇章字山陽曹竟字子期皆大儒俱不仕莽池陽有小人影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皆自稱三日乃止海濱蝗河水汎清河以東數郡莽徵能治河者至以百數大畧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嘗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也聞禹治河本空此地以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河空此地不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掾張式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一石水六斗泥今西方諸郡及京師民引河

渭水以溉田春夏少水時故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
多小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
猶築垣墻而貯水也可順從其性無復以灌溉則水
道通利無溢決之害矣臨淮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
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
掾王瓚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
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地悉
爲海水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書
曰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
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却徙完平處
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東北入海乃無水災事

亦無施行者其

四年夏赤氣出東方竟天東北西南皆反亂侵邊其

五年二月文母皇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水絕

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
莽爲后服喪三年西域焉耆國叛殺都尉冬十有一
月孛星出其

六年三月壬申晦日有蝕之四月殞霜殺草木六月

黃霧四塞秋七月大風拔樹木北闕城門瓦飛雨雪

殺牛羊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帥大尹職如

太守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

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皆世其官分長安六卿置

天鳳

六師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南河內弘農
潁川南陽爲六隧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
尉及它官名悉改大都至分爲六郡縣以亭長爲名
者三百六十其後數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旋復其
故吏民不能記每下詔書輒繫其本名而兼言之令
天下小學以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其

七年春日中星見民訛言黃龍墮地死黃山宮中百
姓奔走觀者萬數莽制禮作樂說六經公卿旦入暮
出連年不決十一公分布勸農桑班令於天下中郎
綉衣執法在郡國乘權勢更相奏舉案章交錯道中
召會吏民逮捕證左白黑紛亂貨賂相冒守宮闕告

訴者甚衆莽自以專權得漢政故咸自濫衆務常御
燈火至明不能治有司受成苟免因緣爲姦而已上
書者連年不決縣宰黜者至數年兼領一切競爲貪
苛拘繫縣獄者至連年逢赦乃得出衛士不交代者
數年冬以郡縣災害率減吏祿終不得祿者各因職
爲姦利以自給穀糴常費百姓窮困起爲賊盜邯鄲
以北大雨水出流殺人其

八年春二月大雨雪深者二丈栢竹咸枯死地震莽
詔曰地者有動有震震者爲害動者不害故易稱曰
坤動而靜辟脅萬物萬物生焉其好自誣飾皆此類
也長平觀西岸崩墜涇水涇水不流群臣上壽以爲

土填水匈奴滅亡之兆也臣下從諛亦如之秋七月
丁酉霸陵城災戊子晦日有蝘之翟義黨王孫慶捕
得莽使大醫尚方巧屠共剗剝之量度五藏以竹挺
尋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其
九年瑯琊女子呂母爲子執仇黨衆浸多至數萬人
號曰赤眉莽親至南郊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爲
之形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兵令有司命人負
之其

十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莽一切收長吏家財五分
之曰以助邊令吏得告將許奴告主欲禁姦姦愈甚
樊崇刁子都等以饑餓相聚於瑯琊衆皆數萬其

十一年令太史更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
布告天下時匈奴寇邊莽乃大募發丁男死罪囚吏
民奴一切挽吏民皆三十取一傳募有伎術者待以
不次之位上言便宜者以萬數矣或言能渡水不用
舟楫連馬接車濟百萬之師或言不持斗儲食藥物
馬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莽輒試之取大鳥翮作
翼頭與身皆着毛通引鑲鈕飛數百步輒墮莽知其
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大將軍賜以車馬待詔發
遣大司馬武建伯嚴尤與將軍廉丹擊匈奴皆賜姓
王大凡十三部將四十萬衆賞三百日糧欲同時並
出塞追匈奴內之丁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

嚴尤諫曰匈奴爲害久矣周秦漢皆征之然皆未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之時猥狁內侵命將驅之盡境而反其視夷狄之侵譬猶蚊蚋之害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賞糧深入雖有尅復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四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始皇不忍小忿而輕民力恢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輸轉之行起於負海疆場未定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北年饑饉而北邊尤甚今發四十萬衆費三百日之糧東據海岱南取江淮然後能備計其道理一年尚未集合兵

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朽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城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米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賚食加二十四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不滿百日牛必死盡且餘糧尚多人不能勝此三難也秋冬甚寒春夏則多風賚釜鑊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勢不能久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徑遁逃勢不相及幸而逢虜則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邀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又復引古者名將

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諭邊事凡三篇及當出師庭
議尤固爭之宜先憂山東莽怒策尤為庶人以董忠
代之師久屯不行運轉不已天下搔動翼平連率田
況奏言民貲不實莽復三十稅一以况忠言憂國進
爵為伯眾皆罵之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巨毋
霸長一丈六尺大九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匈奴出
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輶車不能勝即以大車駟馬
載霸詣闕願陛下作大思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軍
一人虎賁百夫迎之於道京師門不容者開丈高之
欲以示百蠻意欲以諷莽莽聞而惡之留霸新豐更
其姓曰巨毋霸謂因文太后霸王符也博以非所宜

地皇

言棄市其

十二年大順時之令春夏斬人都市二月壬申甲正
黑七月大風毀玉露臺堂杜陵便殿乘虎文衣載在室
匣中自出立於外堂上良久乃委地莽欲示萬世之
基乃營長安城南隄封百頃以起九廟黃帝虞舜陳
胡王齊敬王濟北閔王凡五廟不毀云濟南伯王元
城孺王陽頃王新都顯王黃帝廟東西南北各四十
丈高十七丈餘各半之金銀雕飾窮極工巧費用巨
百萬卒徒死者以萬數鉅鹿馬適求舉燕兵以誅莽
發覺誅死南郡張霸江夏羊收王匡等起兵於綠林
下江共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舍塾為池其

十三年更州牧爲監如刺史莽子臨與莽侍婢通恐
漏洩乃謀殺莽發覺自殺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莽
問群臣擒賊方畧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
太史令宗宣誣天文以凶爲吉太傅唐遵飾虛僞以
取名國師劉歆顛倒五經毀壞師法明學男張邯地
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業羲和唐匡設六管以勞
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以取容令下情不得上通宜
誅此數子以慰天下莽怒令虎賁扶祿出時民皆饑
愁州縣不能慰安又不得擅發兵故盜賊浸多唯翼
平連率田況發四萬人授以兵車與刻石爲約赤眉
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莽切責況擅發兵赦罪詭

以擒賊況自請出擊賊所向皆破莽使況領青徐二
州牧況請無出大將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
散小國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穀并力固守賊攻城
不得勢必不能聚所過乏食以此招之則降擊之則
滅今出大將軍郡縣苦之乃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
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二州盜賊必平莽畏惡况
陰爲發代賜况書將代監其兵况隨使者還齊地遂
敗其

十四年閏月霸橋災數千人沃之不滅關東民相食
蝗蟲蔽天自東來至長安入未央宮發吏民設購賞
以捕之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收皆復聚衆

莽遣大將軍孔仁嚴尤陳茂擊之前州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擊赤眉匡丹皆敗莽知天下潰叛乃分遣使除六管諸禁詔令民不便者皆收還之時世祖與伯平起兵與平林合攻棘陽十有二月有星孛於張箕其

十五年二月辛巳劉聖公立爲更始皇帝即世祖之族兄也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號百萬擊更始二公兵敗於昆陽關東震恐道士西門君惠謂莽從兄王涉曰讖云漢復興劉秀爲天子天子國師劉歆是也先是歆依讖改名秀涉以語大司馬董忠共語歆歆於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歆亦怨殺其二

子又畏大禍將至遂謀與忠劫莽東降忠等誅死歆涉以親近莽惡其人聞遂隱誅歆涉自殺莽師徒外破大臣內叛無所復信憂懣不能食性好小數但爲厭勝之事遣人壞漢園陵果恩云無使民復思漢如此類也崔發言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群臣至南郊大哭告天下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甚者除爲吁嗟郎漢兵至遂發莽先人墳墓燒其棺槨焚其九廟火照城中十一月戊申朔漢兵入城城中人皆降避火前殿莽猶按式迴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乃昇漸臺執威斗抱符命群臣從者尚千餘人王邑兵盡乃還父子守莽下晡時

兵衆上臺邑等戰死邑者成都王商之子也莽藏室
中地隅間校尉公孫賓就斬莽頭軍人爭莽身支絛
節解肌肉齟切遂傳首諡更始于宛孝平后曰何面
目復見漢家遂投火而死后婉嫠有志操自劉氏廢
稱疾不朝會莽欲改嫁之今立國將軍孫建子將醫
問疾后大怒鞭其旁侍者發怒不起莽遂不敢逼之
鍾武劉望聚衆汝南稱尊號嚴尤陳茂投之尤爲大
司馬茂爲丞相十餘日望兵敗尤茂并死司命孔仁
以兵降漢乃嘆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乃自刎死
本傳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安名譽宗族稱
孝朋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

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
仁而行違者莽既不仁而有邪佞之材又乘四父歷
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
故得肆其姦慝而成篡奪之禍推此言之亦有天時
非人力也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
桀紂而莽晏然自謂唐虞復出乃始恣睢奮其威潛
天虐民窮凶極惡毒被諸夏亂起蠻貊未足逞其欲
焉故海內翼夏然喪其樂生之心內外怨恨遠近俱發
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墟丘壠發掘
害徧生靈延及朽骨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
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

莽誦六經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亡滅此皆亢龍之絕氣非命之運會紫色蠅聲餘分閏位為聖王之驅除云爾王莽既敗天下雲擾大者建州郡小者據縣邑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據隴擁衆收集英雄班彪在焉彪即成帝婕妤之弟之稚子也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代然後始定昔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乘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論曰周廢典與漢稍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郡縣治民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祚短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

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其位不卹於人心是以即位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騷動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豪傑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之言周漢之勢可至於見愚人習識劉氏而謂漢家重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氏逐而得之時民復知漢乎彪感其言又閔禍患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於稷禹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

天下雖遭遇異時而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運紹之始起豐沛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福祚必有明聖顯應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為神明所福饗天下所歸徃未見世也命功德不紀而能崛起於此者也世俗見高祖起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比於逐鹿捷者幸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俗所以多亂臣賊子也若然豈徒掩於天道又不覩於人事也夫饑饉流離單寒道路思短褐之襲擔

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也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就鼎鑊伏鎖烹煮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哉而欲掩干天位者乎是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案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屑之子不秉帝王之量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欲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汝家婦汝世貧賤卒得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羽

必亡之。劉氏將興是歲，陵爲漢將，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曰：「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爾謹順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陵心。其後果定漢陵爲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敗之機，傳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丈夫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是堯舜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信，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而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

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必舉，此高祖之大略也。所以成業焉。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夫初劉媪妊高祖，夢與神遇，雷電晦冥，有龍蛇之恠，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媪武負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趣舍不厭斯位，符應不同斯慶，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

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鑕之英雄誠知淵覺悟畏禍戒
超然遠覽昭然深識收嬰陵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
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受授無貪不可幾者爲二
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彪知囂不
寤乃避難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訪問焉舉茂才
爲徐令彪子固字孟堅明帝爲郎據太史公司馬遷
史記自高祖至於孝武大功臣紹其後事迄於孝平
王莽之際著帝紀表志傳以爲漢書凡百篇述其帝
紀其辭曰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
網漏於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

越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人
五星同晷項氏畔負紕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
乘釁而起席卷三秦割據山河保此懷民股肱蕭曹
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述高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述惠紀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
罪不收孥官不新館陵不崇基我德如風民應如草
國富刑清登高漢道述文紀

孝景蒞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
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恣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
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旣抗乃迪斯文
憲章六學統一聖真封禪郊祀祭秩百神協律改正
享茲永年述武紀

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蓋壽張實獻實聰罪人斯得
邦家和同述昭紀

中宗明明夤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
燁燁威靈龍荒朔漠莫不來庭丕承祖烈尚於有成
述宣紀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優容亮直外割禁苑
內損御服離官不衛山陵不邑闔尹之疵穢我明德

述元紀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壺闈恣趙
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揚述成紀

孝哀彬彬克檻威神凋落洪枝顛倒鼎臣婉變董公
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橈實凶述哀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

凡漢有天下地東西萬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二千
三百六十八里隄封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
四百五頃除邑居道路山林川澤郡國不可闢者定
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六十七頃郡國三事三十
縣一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三侯國二事四十一戶

千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六百五十九
萬四千九百九十八人此在國家強盛之時

凡漢紀其稱年本紀表志傳者書家本語也其稱論
者臣悅所論粗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以廣視聽也惟
漢四百二十有六載皇帝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
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于萬嗣闡綜大猷命立國典以
及群籍於是乃作撮考舊書通連體要以述漢紀易稱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詩云古訓是式中興已前一
時之事明主賢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以監矣
撰漢書百篇以綜往事庶幾來者亦有監乎此其辭

曰

茫茫上古結繩而治書契爰作典謨云備明德惟馨
光於萬祀其在中葉實有陶唐丕顯伊則配天惟明
蕩蕩厥猷有煥其章至于有周對日重光於赫大漢
統辟元功穆穆惟祗二祖六宗明明皇帝纂承洪緒
遭國閔凶困於荼蓼實天生德應運建主矯矯俊臣
惟國作輔綏我思成有德思祐撥亂反正大建惟序
武功既列迺贊斯文禮惟前軌命我小臣爰著典籍
以立舊勳綜往昭來永監後昆侍中悅上

漢紀本凡七萬二千四百三十二字

王莽一萬字莽攝政三年即真十五年合十八年

是卷增訂一百七字全書共校定二千一百三十五字



崇禎癸酉九月讀一過此本謄繆百出幾不成章矣
奈何 孱守老人識於默庵昔二十四日燈下
此書大略以治功為本舉而屑之可以理世細瑣之事
一切闕如立身之節亦所輕也後之讀者知之

老人又記

前漢孝平皇帝紀卷第三

廿
西曆三月初四日校完 沈若
通直郎特添差元紹興府會稽縣丞莊革校正



